

雪橋詩話



辽阳 杨钟羲 撰集
吴兴 刘承干 参校

雪桥诗话

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

北京北三环中路六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定价：玖元叁角伍分

ISBN 7-5300-0030-6/K·15

出版说明

石继昌

近人杨钟羲撰集的《雪桥诗话》，名为诗话，实际上可以说是一部记载有清一代的掌故书，上至朝章国故、经济民生，旁及风俗物产、旧闻轶事、学术渊源、艺文流派，兼收博采，荟萃一编，和历代有些诗话一样，不仅仅限于评诗而已。《诗话》尤致力于八旗文献的搜集，遇到可资考稽的，虽片言只语，亦无不广为罗列，藉诗以存人，因人而存事。《诗话》是作者与其表兄宗室盛昱合辑的《八旗文经》的姊妹篇，是研究清史、北京史、尤其是研究八旗人物极为重要的文献资料。

杨钟羲，生于清同治四年（一八六五年），祖籍辽阳，世居北京，先世隶属于满洲正黄旗，和《红楼梦》作者曹雪芹的家世相同，他们的祖上都被列入《八旗满洲氏族通谱》中满洲旗分内尼堪（汉）姓氏之下，是满洲旗分内的汉姓人，和一般汉军旗人不同。钟羲的高祖虔礼宝，乾隆年间由护理广西巡抚内调刑部侍郎，在京进见皇帝时，由于不能用满语奏对，奉命改隶汉军，遂为汉军正黄旗人。他原名钟广，光绪二十五年（一八九九年）始改名冠姓为杨钟羲，字子勤，一作子晴、芷晴、梓颺，又字幌盒，号留垞、雪桥，一号圣遗居士，晚号南湖鲜民。光绪十一年（一八八五年）举人，十五年（一八八九年）进士，入翰林，散馆授编修，历任光绪二十年（一八九四年）顺天乡试、光绪二十一年（一八九五年）会试同考官。光绪二十五年保送知府，分发浙江，但并未授实缺。二十七年（一

九〇一年）入湖北巡抚端方幕，历任两湖文高等学堂提调、仕学院教习、勤成学堂监督兼提调，二十九年（一九〇三年）任湖北乡试内监试，三十一年（一九〇五年）任湖北襄阳知府，三十二年（一九〇六年）调署安陆知府。同年，端方调任两江总督，钟羲随之来到南京，仍居端方幕中。光绪三十四年（一九〇八年）任江宁知府。辛亥革命以后，寄居上海，不问世事。吴兴刘承干刻《嘉业堂丛书》，钟羲为任校讎。一九二三年春，他与景方昶、温肃、王国维同应溥仪小朝廷之召，任「清室」南书房行走。是年，始挈家属由上海回到北京。次年，溥仪出宫，遗臣星散。一九三三年三四月间，他曾东渡日本访书，多见珍本名刻。一九三九年秋，病歿于北京，年七十四岁。

杨钟羲是近代旗籍著名学者，青年时代专治《左传》，受知于潘祖荫、翁同龢。他自为官以来，除了光绪末年到辛亥革命这一段时间在南京是实缺的知府外，其余大部分时间都过着冷署闲官生涯，平居多暇，得以不废读书。辛亥革命以后，他以遗老身分，作海上寓公，优游岁月，有条件潜心于著述，《雪桥诗话》就是在这个时期内写成。他自以身隶旗籍，所以特别留心八旗文献，与宗室盛昱合编八旗人的文章总集《八旗文经》，并独自撰写了《八旗文经作者考》，并编辑校刻了八旗词人的总集《白山词介》。刻印的八旗人著作，则有高祖虔礼宝的《椿荫堂存稿》一卷附录一卷、蒙古博明的《西斋偶得》三卷附录一卷、汉军姚斌桐的《还初堂词钞》一卷、宗室盛昱的《意园文略》二卷、郁华阁遗集四卷。他还著有《日知荟说酌义》三卷、《弟子职音谊》一卷、《骈体文略》二十九卷、《历代五言诗评选》十六卷、《圣遗诗集》六卷、《铁史余习》一卷等书；《来室家乘》是他的自订年谱，详细

记载了他的家世和他的一生经历，《雪桥诗话》则是他毕生精力所萃之作，最为有名。

钟羲治学严谨，博览多闻，服膺大兴朱珪「翰林以读书为职业」之语，身体力行，不论居官或是作幕，都能不受俗务所干扰，专心致力于学。他更得他山之助，先后与当代名流学者缪荃孙（小山）、杨守敬（惺吾）、李葆恂（文石）、王秉恩（雪澄）、王仁俊（杆郑）、陈庆年（善余）、徐乃昌（积余）、李详（审言）、陈三立（散原）、况周颐（蕙风）、王瑾（孝禹）、李瑞清（梅庵）、沈曾植（乙庵）、朱孝臧（彊村）、冯煦（梦华）、叶昌炽（菊裳）、郑文焯（叔问）、刘世珩（葱石）、震钧（在廷）等人交往，切磋学问，谈艺论文。钟羲家富藏书，更博览上海大藏书家嘉业堂刘氏、积学斋徐氏诸家所藏，为撰写这部卷帙浩繁、资料丰富的《雪桥诗话》创造了有利条件。

这里，扼要介绍一下《雪桥诗话》的几个特点。

一、《诗话》是记述清代的掌故书。《诗话》各集的诸家序跋，都有这样的评价，而以较作者年辈略早的版本目录学家缪荃孙的序文最有代表性。缪氏序云：「……此虽名诗话，固国朝之掌故书也。由采诗而及事实，由事实而详制度，详典礼，略于名大家，详于山林隐逸，尤详于满洲，直与刘京叔之《归潜志》、元遗山之《中州集》相埒。即其论诗，推重国初之朱、王、叶、沈，悉取正声，而不甚扬袁、蒋、赵之流波，郢说歧涂，扫除净尽，于诗学亦甚有裨益。……」对之评价很高，自是不易之论。如《诗话》卷四记图理琛出使俄罗斯，著有《异域录》。卷五记征准噶尔时，副将军印惟分驻乃

用之，同在一营，则送大将军所。其有建武、扬威等名号者，皆颁自内府。卷六记雍正六年满洲、蒙古驻防杭州，后分营于乍浦，右翼满洲副都统移驻，仍属杭州将军兼辖。卷八记睿亲王多尔袞、豫亲王多铎、郑亲王济尔哈朗、肃亲王豪格、克勤郡王岳托等后裔，乾隆间俱复原封。又记雍正间鄂尔泰、张廷玉素不相得，各有私人。又记历朝官廷腊月书福之制。皆有裨掌故旧闻。

二、《诗话》持论平允，不为苛刻之言，不以个人爱憎为取舍。上引缪荃孙序文中所说的「不甚扬袁、赵、蒋之流波」，是指作者于诗不喜袁枚、赵翼、蒋士铨三家而言。作者于前人，最佩服章学诚《文史通义》中对于诗话的见解。章氏认为诗话可以「通于史部之传记」，「经部之小学」，「子部之杂家」，「虽书旨不一其端，而大略不出论辞、论事」。章氏又说：「今之为诗话者，又即有小慧而无学识者也。」盖指袁枚的《随园诗话》。作者论诗虽与袁简斋（枚）不合，而《诗话》卷六则云：「简斋七律亦自有不磨灭者」，以下列举袁氏的周瑜墓等诗，最后总评袁氏的诗：「措词遣事，非不学者所能效颦。」可见作者对于袁枚的作品并不是一味否定的。

三、《诗话》的编排是按时代的先后为序的。作者以清朝遗民自居，而《诗话》前面却大量记载了明代遗民的作品。这是作者取瑟而歌，以明喻清，用来抒发自己的怀旧之感，因之，许多名不见经传的遗民高士的作品和事迹，得以流传下来。

四、作者毕生搜集八旗文献，不遗余力，其执业之勤，成就之大，为国内外学者所公认。《诗话》中对纳兰性德、法式善、常安、李锴、铁保、英廉等八旗大名家的作品，都有详赡的论列。不

仅如此，最难能可贵的是，一些不为人所习知而又有一定成就的作者的吉光片羽，往往可在《诗话》中窥见点滴，而这一点一滴，在其它书籍中是颇难找到的。如众所周知，早年胡适考证曹雪芹生平时，所征引的就是《诗话》卷六宗室敦敏的赠诗。卷二记清入关后最早的满族诗人鄂貌图，有《北海集》。卷四记铁保、法式善两人所作的评八旗诗人的绝句六十二首，清中叶以前的八旗诗人略备于此。卷七记汉军荣誉的读易楼藏书。卷九记《枣窗闲笔》的作者裕瑞，通西番语，能诗。卷十记完颜廷璐之妻阳湖恽氏，曾选《国朝国秀正始集》，即《鸿雪因缘图记》作者麟庆之母。卷十一记《儿女英雄传》作者文康简历，并提到文康的一篇《史梅叔诗序》甚佳。此序收入《八旗文经》。

五、《诗话》保存了不少北京风土史料。如《诗话》卷三载宗室文昭的《京师竹枝词》。卷五记侍郎介福为佟国纲之孙，居佟府旧邸，在灯市口。卷六记京师各庙市情况。卷七记作者先世墓地在良乡，宋末文天祥北行至此，有过雪桥琉璃桥诗，其地距先茔不远，《雪桥诗话》取名即本于此。同卷又记宣武门内天主堂，即首善书院。卷八记宫廷冰嬉。卷九记明大学士李东阳世居北京，五世皆葬西郊畏吾村。卷十二记何绍基于慈仁寺西建顾亭林先生祠。又记宗室盛昱的《雪履寻碑录》副本藏钟羲处。《雪履寻碑录》是盛昱在北京附近的访碑专集，所收多八旗人碑志。又记满洲宗韶有《日下联吟集》之刻。

《雪桥诗话》材料赅备，考证精当。只是由于作者的身世经历所限，字里行间，每多感时怀旧之词，知人论世，读者是可以理解的。

《雪桥诗话》十二卷、《雪桥诗话续集》八卷、《雪桥诗话三集》十二卷、《雪桥诗话余集》八卷，只有吴兴刘氏刻《嘉业堂丛书》本一种版本。其中《雪桥诗话》曾于癸丑（一九一三年）、甲寅（一九一四年）两次印行，两本实为一版，甲寅印本改正了癸丑印本的一些错字和疏失。例如《诗话》癸丑印本卷四第五十二叶（标点本第一九一页）「灯暗翻怜影」，甲寅印本「影」作「影」；卷五第十叶（标点本第二〇五页）「改少司寇」，甲寅印本「寇」作「寇」；第二十四叶（标点本第二一五页）「秋涧曲流喧枕土」，甲寅印本「土」作「上」；第四十四叶（标点本第二二九页）「迹罕生」，甲寅印本「生」作「至」；第五十二叶（标点本第三三五页）「杭大宗谓其古诗朴老疏硬，似其为人」。本条已完，适在第一〇行之末，而第一一行之首「沈麟洲」云云，应是另条，两条之间，癸丑印本失标，甲寅印本则在「人」字左下方标明「」号，眉目以清。于此足证甲寅印本较癸丑印本为善。但仍存在一些疏失，如卷六第三十八叶（标点本第二七四页）将阜成门外钓鱼台误为怀柔县西钓鱼台。现在出版本书，即以甲寅印本为据，进行校对。对书内明显的错字，予以径改；其个别显然有误而又难以改正的，用「？」标出，以示存疑。

五十年代初期，我曾以《雪桥诗话》甲寅印本标点一过，今天重理旧业，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所是正，限于水平，不当之处，尚希读者指教。

雪桥诗话序

国朝文人，经学、史学均超出明人之上，独至一朝掌故之学，不如明人远甚，郑端简、王弇州固无其人，即纪载汇编之书，金声玉振之集，国朝亦无有也。史馆之实录，逐日排比，谕旨无首尾，无断制，不附大臣列传，与宋、明实录不同。起居注亦同，更不完备。大臣列传，内官至侍郎，外官至巡抚，无不立传，传亦录谕旨，节奏疏，一篇详履历耳，其人之学行功业，无所表见也。三品以下则无传，十四传不全，十志亦不备，史馆如此，尚何所望。私家著述最为翔实者，止钱衍石之碑传集、王文勤之石渠余记、吴制府之养吉斋丛录而已。杨芷晴太守同寓上海，一日，以雪桥诗话十二卷见示。自首迄尾，读十日而毕，曰：此虽名诗话，固国朝之掌故书也。由采诗而及事实，由事实而详制度，详典礼，略于名大家，详于山林隐逸，尤详于满洲，直与刘京叔之归潜志、元遗山之中州集相埒。即其论诗，推重国初之朱、王、叶、沈，悉取正声，而不甚扬袁、蒋、赵之流波，郢说歧涂，扫除净尽，于诗学亦甚有裨益。芷晴生长世家，熟谙故事，前与意园同辑八旗文经，诗话之作，与文经同。意园本意广收国朝王公大人碑版，意欲勒成一书而不成，与志文贞请续修八旗通志而不果，同一恨事。^{荃孙}前辑续碑传集，亦以满洲人碑传少为恨。承乏史馆，前后十年，大库之零编旧册，摺包旗档，触目皆有有用之书，如能细心搜采，不必尽恃实录、列传也。前序意园文集，以信

陵、密国儼意园，今又以京叔、遗山儼君，千古伤心人，当相喻于意言之表也已。甲寅莫春江阴缪荃孙序。

雪桥诗话序

圣遗居士避世于北江之尾，陋巷湫尘，蓬藿柱径，十笏之室，圭窦彻明。时在严冬，冰雪在地，北风振叶，踵其户者，若窥袁夏甫之室，御王孝尼之车，陟匡君之庐，而见灵均之泽也。居士有书数万卷，台城之警，十存三四。然皆金匱石室之藏，功宗笃弼魁儒硕师之述作，累朝文献之寄，昔在承明，所裒鳩以成文经者。环堵五版，积轴若山，居士槩薄其间，以永曛昼。偶乘鹿车，出过知好，静对移晷，容寂而思深，咨无不塞。归即披卷冥搜，钩章索句，掌录逐写，细书精敏，日可万字，曾不逾岁，积册十二，署之曰雪桥诗话。匪独言诗而已，其于圣贤群辅，諄诲师儒，裘带都人，英贤姓氏，莫系本牒，征事解题，昭然若亲见之，若并游盛世而闻其警欬。昔我有先正，其言明且清。小雅之材七十二，大雅之材三十六。春秋说题辞曰：诗之为言志也。天文之精，星辰之度，人心之操也。在事为诗，未发为谋，恬憺为心，思虑为志。称其诗以论其事，稽其谋，度其心，虑人伦之纪，春秋之事，不在兹乎！余尝语圣遗：韩太傅以儒行说诗义，盖比于公、穀之说经。刘中垒以固实说诗事，盖比于左氏之作传。王者考正之观，降而为师儒弦歌之业。邹鲁之士有恫心焉，说之愈益详，诵之愈益贯，兴观群怨，宪章文武，周历八百年，而周之诗教乃横被于百世。尚书曰：自一话一言，我则未惟成德之彦。古语通用言，今语通用话。于籀文话字作诂，其解曰：会合

善言也。知话之为会合善言，则知七十子之所传，六艺诗家之所录，曰故者为乐先，曰传者为示后，曰说者为述教，曰训者为顺考，曰记者为正识。凡皆以永我先王先民之言，达于事变，而怀其旧俗。竹帛之称，古今则殊，神明之感，古今一也。居士蹙然有间，喟然而应曰：其然。他日索序，即书以贻之。太岁在昭阳赤奋若孟冬之月李乡寐叟沈曾植。

雪桥诗话序

诗话之作，于宋最盛。其风既扇，条流弥繁，或品藻古今，或掎摭利病，或旁稽轶事，或偏照方隅，或宏综乎一朝，或导源于四始。寻其意制相规，大氏皆准仲伟，而精识远不逮矣。若乃东观纂书，始闻断代；南村读史，隐寓孤怀。宪宣尼之尊周，体仲任之颂汉。凜此箕颍之节，抒其忠孝之忧。越世高谈，自辟户牖，吁其少哉！吾友杨君圣遗，久滞史职，外更三州。自公之隙，则惟夙好是敦，良书独拥。盖知阅水成世，所病无名；藏山立言，乃传不朽。非夫栖情皇路，荣齿通阶者也。海内多故，金陵瓦解。君严驾而行，弃官从好。于是文通之志，唯乐一邱；安世之书，竟亡三篋。而平生撰著，亦复云委雾散，等诸玄珠之丧，非吃诟所得而求矣。自顷寢迹海滨，寂寞人外，孟坚怀其遗美，灵均郁其离忧。大春善谈，则自标清节，阳秋别录，则多识前言。成诗话十二卷，题之曰雪桥者，所以抱彼黍之恸，致维桑之恭焉。昔者元裕杂志，筑野史之亭，表圣工评，居王官之谷。君其若人俦乎！去岁夏，余获与君交，钦其性行高峻，问学渊深，喜邴下之同游，索帐中之秘玩。忻然授简，猥命校讎。三复卒读，以为商榷群篇，整齐故事，记侯谨之皇德，俨荀悦之编年。亦几直抉文心，奋雕龙之笔，方执实录，具司马之才矣。然则君之感物造专，属辞比事，子容持其介性，蒙庄托诸寓言，不废主客之图，特严君臣之义。岂非渊明所云常著文章以自娱，颇示己志者

乎！用挈罔纲，敬谗来哲，毋与圣俞金针、醇甫玉屑比量而齐观也。甲寅闰五月隘堪居士孙德谦。

雪桥诗话序

留垞先生避地之二年，成雪桥诗话十有二卷，承干为之校刊，甲寅九月工既竣，爰泚笔而为之序曰：是书之作，盖卜子夏所谓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。先生旧家辽河以东，自天聪二年隶籍尼堪，居京师者九叶，食德服畴凡三百载。家世之所传闻，师友之所讲论，自古在昔，先民有作。居史职十年，素性狷介，当官应事之外，不利走趋。日惟故书雅记之是好，辘轳之使不一预，阳城马周之科不记名，故端居之日独多。宜其网罗放失，著作斐然。顾服膺大兴朱学士翰林以读书为职业之言，委怀研览，自谓学问浅薄，不敢天阙缙素。己亥乞外，转徙江湖间，于时世变益亟，所见所闻益日异。浮湛周星，非为军府典章奏，即领一郡，斤斤以簿书期会自效，复不暇有所述造。徘徊审慎，迄于今兹，而先生遂垂垂老矣。政教既失，不纠言妖，记事之书，如谈异域。昔者西河序诗，谓四始为王道兴丧之所由。生乎今日，由变风变雅，国异政，家殊俗之后，而上溯夫列祖列宗，厚人伦，美教化，以其成功，告于神明之盛轨，固有芒乎其不及知，知矣而不能言，言矣而不能信者，岂不痛哉！先生是书，纪旧闻，发潜德，具文见意。其说诗以质厚为宗，其叙事以有依据为断。自以多识前言往行，于怀旧之蓄念，为加详焉。后之览者，其亦有遇尘雾而振霜雪之思乎！吴兴刘承干谨序于歇浦之嘉业堂。

雪桥诗话目录

卷第一	一
卷第二	四九
卷第三	九九
卷第四	一五一
卷第五	一九八
卷第六	二四七
卷第七	二九九
卷第八	三四八
卷第九	三九八
卷第十	四四七
卷第十一	四九七
卷第十二	五四六

雪桥诗话卷第一

辽阳杨钟羲撰集

吴兴刘承干参校

宛平韩畱，字经正，号石耕。父某，布衣，有行谊，与无锡高忠宪善，携其二子来南中，因家焉。善鼓琴，尤工五言诗。四十不娶，遍游吴越间以终。初，畱之来南，天下犹无事。既遭丧乱，乃叙次其流寓之由，为诗一篇，几数万言。儿时在金陵，与守陵内官相识，从观陵祭，及见弓剑之陈，俎豆之设，与夫灌坛寝殿，規制曲折，悉见于诗。有天樵子集。其望天台诗云：望里天台近，群峰秀几重。回看青嶂断，忽有白云封。绝壁垂樵径，春泥陷虎踪。石桥今夜月，应为照长松。送友之晋州云：策马不辞劳，看君气自豪。秋风雷泽迥，寒色太行高。黄叶当关路，清霜脆布袍。遥知初到郡，应解醉葡萄。兄耕良，名田，善画。

申凫盟，节愍公佳允长子。少喜为诗，十五岁补邑诸生，以父殉难，绝意仕进。尝曰：静坐自无妄为，读书即是立品。跋少陵徐卿二子歌曰：此等诗，虽老杜亦不能佳，盖以牵率应酬，非所以抒写性灵耳。所著诗曰聪山集。其遣兴云：岂敢名高尚，山园已定居。数椽风雨外，万事死生余。避地寻丹诀，传家有素书。天寒松酒熟，日日溜樵渔。雨后林虑道中早行云：晓渡香泥坂，秋花乱马